

老上海期刊经典

丛书主编 程德培

文季月刊

WENJIYUEKAN

● 本书编者 周立民



1936.6-1936.12

作为大型私立学校创办的《文季月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应运而生，与《现代》《文萃》《申报》等杂志一起为作家们的追求和梦想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度过了三十年代文坛的辉煌岁月。这份杂志也是两位知识青年友谊的见证。巴金和靳以两位挚友的名字作为主编人，第一次就印在了杂志的封面上，在他们的倾情邀稿中，沈从文、冰心、高阳、丁玲、萧红、曹湜、何其芳、于志宁等新锐朋友的佳作纷纷在杂志上刊出，看看《文季》上一个个辉煌的名字和光彩的篇章出现在这一本朴素微薄的杂志上，没有人不怦然心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责任编辑 汝 东
■ 设计制作 蓝 蓝季风工作室



文季月刊

W E N J I Y U E K A N

巴金和靳以真是现代文学编辑史上的一对最佳搭档：靳以是天生的好编辑，他做事认真，有气魄，有能力，担当了主要的编辑工作，而巴金则是文学声望在靳以之上的名作家，巴金不管具体编辑业务，但在关键的时候，不仅参与了积极的意见，而且敢于担肩膊。靳以也处处尊重巴金的意见，从未有过因多做事而声望不及巴金而心里不平衡。……我们从两人的编辑的风格可以看出，他们既不随波逐流地跟着市场潮流呼风唤雨，也不因为正义的冲动而像左翼文艺那样狂呼乱叫，他们只举起一面旗帜，就是纯粹的文艺与人道的力量。这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开创的传统，也可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重镇《收获》杂志的风格上看到其流风所至。承上而启下，这就是我说的这三家期刊所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创作主流的意思。

——陈思和

ISBN 7-80681-466-3



9 787806 814666 >

ISBN 7-80681-466-3

I·072 定价：28.00 元

W E N J I Y U E K A N

● 本书编者 周立民

1936.6-1936.12

文季月刊

老上海期刊经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季月刊 / 周立民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ISBN 7 - 80681 - 466 - 3

I. 文... II. 周...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1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9074 号

文季月刊

编 者: 周立民

责任编辑: 汝 东

封面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200

ISBN 7 - 80681 - 466 - 3/I · 072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陈思和

总序：

关于巴金和靳以联袂主编的旧期刊文选

程德培先生策划的“老上海期刊经典”系列，推出巴金和靳以联袂主编的《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三种大型文学期刊的文选集，我听说后心头不觉一喜。近年来，三十年代的大文学期刊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旧刊物都有重印或者编辑文选之必要，如流行于坊间的《良友画报》《漫画生活》的文选本，都印得华丽堂皇，令人耳目一新，但相比之下，我以为《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似乎更有重印的意义。我们仅从三种文选本所刊内容来看，能够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作品不在少数，而且这三种刊物的风格和宗旨能够一以贯之，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创作主流。通过对这三套期刊的重新发掘和整理研究，可以更加贴近地看清楚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风貌。

为什么要这么来理解这三套期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当然可以见仁见智。长期以来，这三份期刊得不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甚至也很少有专业的研究生去研究它，但是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上它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研究现代文学史，多年有这个想法：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的初期运动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质，文学发展主要是通过一些先锋色彩的民间小团体来推动的；但在这些文学社团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是文学

研究会。它依靠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和主持者包容多元的襟怀,形成了一种承接《新青年》的战斗传统,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和体现时代审美风格的为人生的文学流派。三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战火中被炸,文学研究会遂停止了活动,其他文学社团也已风吹云散,而一种更为激进的政治—文学团体吸引了人们的视线,那就是左翼文艺运动。当人们确立左翼文艺运动为当时的文学主流,那么对文学史的理解也只能是以政治上的左和右来划分,从而遮蔽了一大片文学的真实世界。这些被遮蔽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是在北京校园里形成的一道道精致文学的艺术潜流,即所谓京派文学;另一方面是在出版业异常繁荣的上海文化环境里形成了各种都市情调的现代读物。如林语堂策划的《论语》系列读物、新感觉派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学、各色新旧鸳鸯蝴蝶派的市民文学、流行于通俗书摊的张资平式的新三角恋爱小说等等,即所谓海派文学。当然左翼文学也属于海派文学的一个传统,但那是一个激进的传统,常常处于地下状态,不断遭受政府的杀戮和围剿,在文学和美学上无法有更大的发展。而互相对立的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一个是有精美艺术却没有出版渠道,只能在校园课堂、客厅沙龙里自我消遣;另一个是拥有大量出版资源却没有精致的艺术,只是流行着各种浅薄的现代读物。但这两种令人不爽的文学状况在各自的压抑中逐渐发生了变化更新,都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京派校园里产生出一批生气勃勃的青年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们的名字是曹禺、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芦焚、吴组缃、孙毓棠等等;而在上海的左联与流行文学之间,也同样出现了一批流浪在大都市的文学青年,他们是巴金、萧红、陆蠡、丽尼、罗淑、端木蕻良等等,除了东北流亡青年外,还有带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流浪型知识分子。这两种新生力量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底蕴,蓬蓬勃勃走上文坛,给新文学带来了创作上的生机。从文学史的发展

来看,正是这一批青年作家的优秀创作,使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接力棒顺利地
从五四初期的一代作家传到了新生代作家的手中,完成向三十年代文学
黄金时代的过渡。《文学季刊》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从文学史的意义
上说,它就是为了这样两批文学新生代而创办的。当时《文学季刊》是北京唯
一的大型文学期刊,在创办之初曾经列了一百零八名作家学者的名单作为
撰稿人和编委,可谓声势浩大,但它的主要撰稿人则是南北两地的文学新
生代,他们把一大批优秀的纯文学创作送上了文化市场,在读者中间经受了
实践的检验。

当然很难说这本纯文学的刊物最后终于闯过了市场关,它办了两年八
期而停办,除了有些内部的矛盾以外,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经济的压力,或
者说市场的压力。这道市场关对于纯文学杂志来说始终是一个滑铁卢式
的鬼门关。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的是,有人文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
会屈服于这种来自市场的压力。巴金和靳以后来联袂创办《文季月刊》和
《文丛》大型期刊,既要顶来自官方的政治压力,又要闯市场的经济考验,跌
倒了重新站起来,真是前赴后继,直到办《文丛》的时候,巴金已经担任了自
己参与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用自己出版社的力量来支持《文
丛》,可能是闯过了经济上的大关,不再受制于出资方的压力。如果不是抗
战的爆发和文生社转入内地发行,《文丛》将会在文学史上发挥出更大的作
用。现在综观这三本“文”字系列期刊,前后创办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无论
遭遇到什么困难,杂志的风格始终是一致的,编辑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决
没有媚俗之举,也没有迁就市场而刊登一些花里胡哨的文字垃圾。惟有这
样,才能吸引一大批真正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获得他们最优秀的作品,为文
学史留下了辉煌的名字。

这三家期刊的实际主编是靳以,但巴金始终参与其中。《文学季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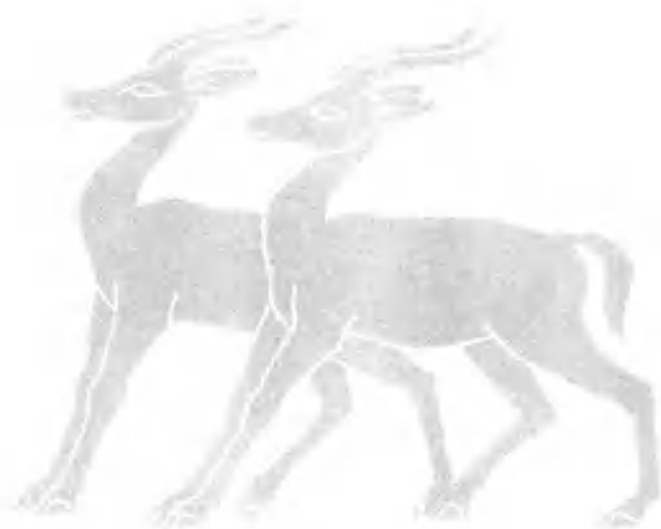
主编是郑振铎和靳以，郑作为老一辈作家学者而挂帅，靳以作为青年甘当助手，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靳以则与巴金携起手来，实际操作了杂志的编务工作。当年两个都是充满生气的青年人。他们少年气盛，怀着美好的文学理想，就着手创办起大型期刊，推出了重量级的中篇小说和多幕话剧。应该说，巴金和靳以真是现代文学编辑史上的一对最佳搭档：靳以是天生的好编辑，他做事认真，有气魄，有能力，担当了主要的编辑工作，而巴金则是文学声望在靳以之上的名作家，巴金不管具体编辑业务，但在关键的时候，不仅参与了积极的意见，而且敢于担肩膀。靳以也处处尊重巴金的意见，从未有过因多做事而声望不及巴金而心里不平衡。只有心里无私的人才能有天地那样宽的胸怀，才能有这样大的气魄来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现在我读着巴金为《文学季刊》停刊而写的呼喊般的《告别的话》还深深为之感动，那天靳以正遭受打击而发烧病倒在床上，巴金为挚友悲愤地写下了控诉的文字，这情景是何等地感人。我们从两人的编辑的风格可以看出，他们既不随波逐流地跟着市场潮流呼风唤雨，也不因为正义的冲动而像左翼文艺那样狂呼乱叫，他们只举起一面旗帜，就是纯粹的文艺与人道的力量。这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开创的传统，也可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重镇《收获》杂志的风格上看到其流风所至。承上而启下，这就是我说的这三家期刊所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创作主流的意思。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和上海的出版社都重新影印过一批旧文学期刊，这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以后随着经济大潮制约出版业，大约这样的重印刊物壮举再难续旧梦了。所以我特别支持周立民、王晓东所做的工作，他们把《文学季刊》等三种刊物的主要文献汇编成书，并且配以杂志的总目录和详细的编后说明，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文献整理研究工程。一卷在手，读者大致可以了解当年文坛风云际会的真

实风貌。我对于他们编选的个别篇目或许还有些保留意见,但是对他们所写的编后记真是击节赞赏,不但交代了事实的经过,而且带有很好的研究见解,许多论述都深得我心。若要我对这三种期刊详细说出自己的见解,本来也不过如此。所以,我读了他们的编后记,真觉得自己不必再徒添笔墨了,只是拗不过德培兄的好意提携,才顾不得佛头着粪之嫌而随意评说几句,表示我向这些在出版领域继续扶倾的朋友们的敬意。是为序。

2004年7月7日于黑水斋

第八号



○巴 金

复刊词

四个月以前我们怀着苦痛的心告别了读者，在《告别的话》里面我们解说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曾痛切地说：

“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忽视了的。在文坛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的书籍。……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只得悲痛地和朋友们告了别。”^①

然而连这样软弱的话句也遭受了藏在“王道”精神后面的刀斧。当我们的呼声被窒息的时候别人甚至不许我们发出一声呻吟，申辩一下是非。于是各种各样的流言就在外面散布了，据说。我们这季刊的休刊，原因是读者的不需要。我们自然没法替自己辩护，但同时却有不少的读者用了笔和舌给我们送来安慰和鼓舞。

这安慰和鼓舞始终没有间断过，到后来就离了语言文字而被用行动来

^① 编者注：指《文学季刊》停刊时，巴金所有的《告别的话》，此段在《文学季刊》刊出时曾被删改。下文中的“季刊”亦指《文学季刊》，《文学月刊》是它的后续刊物，故本文为“复刊词”。

表现了。这一次是真实的读者出来表示了他们的需要。这事实使我们得以从被强迫的沉默中翻了身。我们这季刊是复活了,而且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是以新生的姿态复活了。

但我们并不是忘恩的背信的。我们在《告别的话》中所允许过朋友们的一些约言,我们要尽力去实践。以前的季刊是我们和朋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后的月刊也应该是的。

我们不是盲人,我们看得见我们这民族正站在一个可怕的深渊的边沿上,所以我们依旧没有余裕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或者搬出一些虫蛙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这民族的光荣。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意跟着这一代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季刊曾尽过一点责任,我们的月刊也会沿着这路线进行的。至于我们这一次能否完成这工作,那全靠朋友们的大量的支持了。

(1936年6月创刊号。原刊时署名“文学季刊社”)

巴金新合集

文季刊

目录

CONTENTS

第八月号

陈思和 总序 1

巴 金 复刊词 1

小说

冰 心 西风 3

沈从文 萧萧 14

师 陀 受难者 25

丁 玲 团聚 33

凌叔华 旅途 50

萧 红 牛车上 58

萧 乾 矮檐 67

罗 淑 生人妻 80

荒 煤 夜 94

白 尘 小魏的江山 108

严文井 风雨 133

1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总经售

目 录

CONTENTS

张兆和	湖畔	151
-----	----------	-----

诗

曹葆华	无题诗抄	163
方 敬	雨景	171
陈敬容	九月的夜街	175
毕矣午	灭亡	178

散文 · 随笔

沈从文	沉默	185
丽 尼	童年	189
萧 红	欧罗巴旅馆	196
萧 红	最后的一星期	200
卞之琳	长成	203
萧 乾	忧郁者的自白	209
靳 以	猫	221

巴金新以合編

文季刊

目 录

CONTENTS

八 月 號

陆 蠡	竹刀	226
方 敬	黎明	232
黄 源	鲁迅先生	239
李霁野	忆素园	249
李广田	山水	261

书评

李健吾	读《箭下集》	267
李健吾	读《画梦录》	279
《文季月刊》总目录		287
周立民	编后记：关于《文季月刊》	294

聯合出版集團

文季月刊

創刊號



香港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小說

WEN JI YUE KAN





歌舞班的演习(木刻) Peter McIntyre 作

■ 冰 心

西 风

秋心支颐靠着车窗坐着，茫然的凝注着窗外掠过眼前的萧瑟的大地。“秋深了！”她萧索的百无聊赖的心情，向着她这样低低的呼唤。

田野已经过一番收割，一根根截短的剩余的高粱梗头在黄昏残薄的日色下，映出修长的森立的淡影。野草枯黄，田土也干缩的裂开。轨道两旁秋柳的黄条，在秋风尘土之中，摇曳出可怜的飘忽的情调。“秋深了！”秋心忽然轻轻的微喟了出来。

近来所渐渐觉得的，这一两天似乎更显得不可支持。火车上的秋心，在独自旅行的途程上，看着窗外无边枯黄的落叶，听着窗外萧飒飞卷的秋风，她心里更深深的阴郁了。

无聊的整一整衣裳，重新坐好，看一看这一排排对坐的同行的旅伴，似乎这悠久单调的震动，使大家都生出倦容。谈话的暂时停住，欠伸起立，大声唤茶。小孩子倚睡在呆望窗外的母亲身上。这一切都显出厌倦，烦乱与无聊。“这些都是我生命旅途中的同伴了！”秋心皱着眉又望着窗外。

别了，秋心，你的事业是神圣的，凡庸的我，本不应来阻碍你前途的光明，在此我向你诚敬哀伤的挥手，我要退立像一朵墙角的孤花，仰望着你满月的银光，从天边徐徐升起。

别了，我的朋友，在此我献上了最后的珍重，最后的你容许我表示的忠诚。有一天，我们都到了“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